

寄 宗 族 书

〔明〕范 德

自未冠之先，即欲求安范氏远近源流，并景申公始戍东辽之由，惜既无族谱，而克宽、天祥伯叔二人，曾到乐平，又失纪录，虽云弘治年间，曾有到福建相会克宽伯者，大概所知者遗踪而已。其人亦不知其谁何，其辈又不知其果谁为之尊、果谁为之卑也。丁丑叩中甲科，彼时正欲访一的人，报知合门大小。随以先父告世，东归守制，以故迟迟至此。然心中水木本源之念，终未忽然，乃于新正，幸蒙尊叔等念及一脉相传，不我遐弃，特遣弟侄枉顾武林。音问隔绝于数十年之远者一旦得通，源流分派于数千里外者一旦得聚，是不独为子孙现在者可庆，而祖宗九泉之下，亦将为之欢欣瞑目矣。武林、乐平，地之相去，顾不相远，但原领内批期限所拘，兼以新妇旅棹尚未归省，故不得取便一拜扫祖塋，而省问诸伯叔兄弟，此心又不免为将来之缺也。虽然，忝在仕路，来日尚多，归省之期，自是有余，终不容已也。军籍一事，弘治年间，本户招军五十名，行伍已是开除，即自己已有千户之功，家中人丁可足充耘耔，量不来相扰也。惟景申公以下相传次第，虽经两次谱牒，指示终未显然。敢烦将谪戍始末，并支派流源及先年家下彼此往来人姓实迹，详细开晓，付顺便的人稍寄一通，尤为愚侄之至愿也。不宣。

〔原载乾隆《乐平县志》〕

师 生 通 信

〔民国〕刘俊民 汪铨三

铨三老师：

违教以来，不觉就有两年了！什么一日三秋的古语，也不能代表我俩间的久别情状啊！现当春光明媚，鸟语花香的时候，我想老师的春福，也同春景一样，一天好一天，定符学生千里的祝颂了！学生自考进武昌高师以来，虽随着外间的英俊，混了两年日子，但对于学问一道，实在是愧对老师！幸而我和冠卿二人都能服远地的水土，身体倒还强健，惟这点或可告慰老师！

去年“五四”运动以来，学术和思想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，什么“德谟克拉西”、“新文化运动”、“学生自治”、“女子解放”和“社会改造”等等的声调，实在闹不清楚，我想这些名词的内容和意义，老师一定早知道了，也不必学生多说，现在鼓吹新思潮的书报，如新青年、教育新潮和改造与解放等类的东西，也一天多一天。校同人今年也聚集了许多同志，组织了一种新空气杂志，现已出了两期，宗旨也是提倡新文学、改造社会和鼓吹女子解放的。我看人们的思想，比较民国七年以前，实在大有进步、可谓一日千里了。故近来学生对于这种事情，却发生了一种大感想！什么感想呢？就是觉得现在读书的人，与从前读书的人，大相反对。前人读书，只要能够多读几部如那些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……一类古书，越古越好，记及许多古典和古文，又能够做几篇某体文言文，和声调铿锵的骈体文，就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学问家，并且人们也就称他是位“饱学”先生了！看那“饱学”先生做的文章，表面上固很华丽，其实同那些涂脂抹粉，假装面目，想博男子欢心的女子，又有什么两样？这样的美，岂能算得真美吗？至于今人读书，那就成了一个反比例，因为都觉得徒读几句“陈言”，死记几个“古